

# 影壇歌壇滄桑

許孝炎

## 海軍國劇憶前塵之四

### 影星楊麗花的故事

海軍技術隊，有位表演單車特技的李志新兄，為台籍藝人。早年在台灣歌仔戲班中演出過，和楊麗花很熟，一些台籍藝人軼事，知之甚多，娓娓道來，如數家珍。有次他小孩週歲宴客，有我在內，酒過三巡，菜吃五味，他興致來了，聊起歌仔戲名小生楊麗花的故事。他說楊麗花最重感情，而且決不「忘本」。我今寫將出來，博君一笑。

二十多年前，張國周先生不得意時，曾在歌仔戲班中操過琴，對當年剛出道的楊麗花，頗多照顧與愛護。以後張先生發明了一種治胃良藥「張國周強胃散」，因為止咳消痛，效果良好，着實賺了不少錢，成為台灣的實業家，商場中的「亨」字號人物。

楊麗花在台籍同胞心坎裏，是男人中的「女人」，女人中的「男人」。自從有了電視，更成為阿公阿婆們喜愛的寵兒，年輕男女，心目中的偶像。鋒頭之健，不在梁兄哥凌波之下。過房爺

、老乾娘不計其數，這個送金牌，那位送房子，如今楊麗花成了小「富婆」，并是台北衡陽路大三元餐廳的董事長。

有一年，台南全城百貨公司開幕，該公司董事長為娛樂界巨子。特請楊麗花蒞臨台南剪彩，以壯聲勢。古城熱情的觀眾，爭看楊麗花，擠得水洩不通。包圍了楊麗花，要照片，請簽名，話家常，你拉我扯，結果將楊麗花的禮服，扯成片片，露出了貼身褻衣，弄得楊小生狀極狼狽。幸經維持秩序的警察先生解圍，楊麗花才突圍而出，奪路而逃，奔回董事長室休息，重新換裝。觀眾動作雖嫌過火，但這份瘋狂熱愛的程度，還是令楊麗花深深感動的。

楊妹成名後，力爭上游，幼年沒有讀書，開始進修，吸取新的知識，居然也能在螢光幕上，客串一首國語流行歌曲，嗓音雖不甜美，但也字正腔圓，難能可貴。曾經為台視主演過一部時裝文藝連續劇「請問芳名」。收視率頗高，甚得喜愛閩南語的觀眾，熱烈好評。

楊麗花為報當年張國周先生，照顧愛護之恩

，破例為張國周的強胃散，拍了兩則廣告片，經常在螢光幕上播演。任何廠商，出再大的酬勞，想請楊麗花拍個廣告片，那比登天還難。原因無他，因為她太忙了，如果有求必應的拍廣告片，過濫太多，會失去了她的「身價」，況又對不起張國周先生。

經李兄一說，我倒想起來了，經常在螢光幕上看到有這兩個「鏡頭」，一個是：楊麗花在酒席筵前，忽然胃發痛，好多討好的男士，紛紛拿藥給她吃，她都痛苦地搖頭不要，後來有位男士拿出了「張國周強胃散」，她才滿臉歡喜的接受。另一則是：楊麗花郊外打高爾夫球，一桿入洞，洞中跳出一筒「張國周強胃散」來。

「苦桑（台語許讀苦音，桑，是先生），這兩個廣告，的確收到了效果，我們台灣人，差不多每家都吃張國周強胃散，成了萬靈仙丹」李兄鄭重的說。

「金十字胃腸藥，不也是治胃止酸？為什麼你們不買一筒試試呢？」我不解的問。

「蜜晒啦（不行），楊麗花都愛呷張國周的

強胃散，我們崇拜她，她介紹的決不會錯。什麼金十字胃腸藥，那是大力水手呷的，我們才不愛呷」。對了，金十字胃腸藥的廣告畫面，是一羣大力水手。

真是魚幫水，水也幫魚：「苦桑，你有沒有注意，凡是台視的管戲（歌仔戲）推出，只要是楊麗花主演的，你只要留心看一下，就可以看到字幕上，一定有個「顧問張國周」，丟沒丟（對不對）？」

經他一提，我又想起來了，不錯。凡是楊麗花主演的歌仔戲，出現在螢光幕上，總有顧問張國周的字幕。我也很納悶，歌仔戲上螢光幕，還請什麼「顧問」？

「苦桑，你怎麼（你知道不）？楊麗花到今天為什麼不結婚？什麼魏少朋（閩南語電視演員）愛她，門兒都沒有！那是，那是……」剛說到這裏，李太太在旁阻止了李兄的談話。以上是志新老兄的一席談，其真實性是否可靠？那只有姑妄言之，姑妄聽之了。

### 張俐敏和長江一號

中華電視台剛開播，國語連續劇，係由三軍康樂團隊輪流演出，劇情都是發揚「忠義軍風」一類的。海軍話劇隊，敦聘張俐敏加盟。張小姐真是靈俐聰敏，熱情大方，對人彬彬有禮，謙虛誠懇，頗得海光話劇隊同仁愛重。長得更更是美麗皎艷，又白又嫩，曲線玲瓏，芙蓉如面。以後成為中國電視公司當家王牌，「家有嬌妻」連續劇播演以來，「嬌嬌」綽號，不脛而走。「香妃」

上演，又得了香妃雅號。小妮子事業心頗重，演戲之餘，對服裝設計，蠻有心得，遂創設「嬌嬌屋」女裝公司，自任董事長。

張小姐不但有演戲「細胞」，抒情歌唱得更是有板有眼。主持「輕歌妙舞」節目，更有大將風度，不讓李景光專美於前。可惜張小姐「星」運似乎不佳，沒有看她演過什麼電影，論演技，論開麥拉非司（臉蛋），都是上驥之材，為何大製片家，大導演竟疏忽了這位才藝雙絕的「嬌嬌」？令人不解。

說起張家姪兒，可非泛泛之輩，出生於革命家庭，其尊翁張振國將軍，對黨國功勳彪炳，抗日剿匪，貢獻良多。名小說家鄒郎先生巨作「死橋」（抑或危橋，一時想不起）改編拍攝電影「長江一號」，由李麗華、柯俊雄、楊羣主演，戲中張特派員（李影飾演）就是俐敏的尊翁。還有位主角，勁風工作站站長李鐵生（柯俊雄飾演）先生，現亦在臺灣，如今服務於高雄市政府。這部「長江一號」影片，是報導抗日戰爭時，我地下工作同志，拋頭顱，洒熱血，真人實事的可歌可泣的血淚史。該片上映，萬人空巷，轟動影壇，破歷年國產片票房紀錄。俐敏幼承庭訓，待人接物，謙恭有禮。不若一些「星」輩，飛揚浮燥，不知所以，架勢十足，賣弄風騷。當然家庭教育，有很大的影響。小妮兒私生活嚴謹，潔身自愛，從無花邊新聞，全是家教薰陶所致。年輕一輩的影星中，我特別偏愛張姪兒——俐敏。

前年由沙烏地阿拉伯吉達，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返台，機上偶遇「家有嬌妻」另一女主角蕾

蕾——張玉玲，穿着旗袍，掛着中英文對照名牌，已是空中小姐了。我打趣她說：「怎麼？吳繼恭（家劇劇中人，由關勇飾）失業了，讓你做起空中小姐來！」蕾蕾含笑：「什麼空中小姐嘛？是空中下女，我媽媽說演戲沒什麼前途，還是有份固定職業好」。當下殷勤招待，一回兒香檳，一回兒果汁，令我十分感動。為了排除空中飛行寂寞，和蕾蕾聊了很多，小妮子相當風趣健談。一直到了新加坡，她下機休息，另換上一批小姐，才五道珍重再見。

### 馬驪珠的千金胡錦

馬驪珠女士，是平劇名伶，青衣花旦，無不精通。五十四年間，馬女士攜女胡錦，加盟陸軍第二軍團平劇隊，於鳳山大衛營房內。小胡錦花旦戲，得母真傳，扮相嬌媚，台上玩藝，硬是不賴，不知風靡了多少鳳山的陸軍健兒。有誰想到，十多年來紅遍台灣香港的艷星，就是當年第二軍團平劇隊的花旦——胡錦。

胡錦令尊大人，係革命袍澤，曾任海軍陸戰隊第一旅參謀，官拜中校。以後梨園行，戲劇圈同仁，流行一句話：「你是馬驪珠的丈夫——胡參謀」，意指亂出主意之謂。聽來頗引人發噱捧腹！

胡錦離開了鳳山，進入台灣電視公司，小妮兒不但平劇唱得頭頭是道，連續劇更演得呱呱老叫。

小胡錦經大導演李翰祥賞識，去了趟香江，身價百倍，非池中物了。她的唯一專長——風騷

入骨之媚，被李大導發現，拍了不少令人看得心跳的影片。

她的風騷，在字裏彙找不出來，她的妖媚，使花葩減色，她嘴唇邊的那顆美人痣，攝人魂魄。真可稱得上「尤物」，美人胚子，性的象徵。怪了！這些；怎麼在鳳山，在台視，都沒被人發覺呢？真難爲了李大導，慧眼識英雄，使觀眾們大飽了眼福！

在澳洲雪梨，有幸看了她與楊羣先生主演的「潘金蓮」，大胆，暴露，床上戲演得有聲有色，只看得我面孔發燒，血液奔騰。在台灣時，她再四否認，那不是她自己，是邵氏公司找的替身。我想也有可能，畢竟胡姐出生「軍人家庭」，受過良好家教，那能拍此傷風敗俗的「黃」色鏡頭？也許邵氏公司剪接技術良好，才能幾可亂真。堂堂胡參謀的千金，決不會拍色情影片的。

香港歸來，嫁與影星張冲先生，并在台北新世界影院樓上，開設了「春風得意樓」廣式餐廳茶樓，生意鼎盛，日進千金。

去年國外返台，在張小燕孫越主持的「錦繡年華」節目中，胡姐高歌「海鷗」一曲，媲美歐陽菲菲。并接受小燕的訪問，真是越來越俏，也越有少婦豐韻了。其弟胡鈞，亦爲台視紅小生，稱得上「戲劇家庭」。馬驪珠女士，做了「星」媽，從此紅氍毹上，再也看不到她的精彩平劇。胡參謀早已解甲息影家園，含飴弄孫，頤養晚年了。

## 洪小喬歌壇稱才女

台灣電視公司，曾經有個「金曲獎」的節目，係由歌林公司提供。該節目播演以來，極爲轟動，收視率頗高。主持人爲洪小喬，節目策劃與製作，風格獨樹一幟，畫面氣氛，俱屬上乘。尤其小喬，別出心裁，每次播出，總戴一頂不同型狀的帽子，而且帽簷大，戴得低，蓋住眼睛鼻子，只露出櫻桃小嘴，使觀眾看不清她的廬山真面目。聲帶富有磁性，詞藻極爲優美，句句扣人心弦。

金曲獎，著實提拔了不少歌壇新秀，如目前紅遍歌壇，「月亮」歌后的醜小鴨李珮菁，當初以一首愛國歌曲，「一樹桃花千朵紅」，登上名歌星的寶座。中視娃娃歌星李金鈴，也以一首國語注音歌，「而以我也屋」脫穎而出。山地歌后王幸玲姐弟（其弟萬沙浪），并以一曲「藍天白雲」，擠入紅星之列。

林文隆，是小喬的最佳搭檔，一首「友情」，震撼歌壇。林君長得粗粗黑黑，小眼睛，大嘴巴，還留了山羊鬍子，不若男歌星青山，英俊瀟灑，眉清目秀。但林君真才不露相，肚子裏可真有些「貨」，作曲，填詞，作譜，樣樣精通，頗得小喬賞識，每次出現螢光幕上，林君一副牛仔打扮，手捧吉他，當小喬讀着觀眾來信時，文隆一旁吉他獨奏，那粗曠的線條，襯托着小喬的文靜嫺雅，楚楚動人，強調出畫面和諧的氣氛，頗令人有一新耳目之感！

洪小喬屬「玉扇墜」型的體態，雖真面目若隱若現，似真似幻，但她胴體上，每一寸肌膚，都是女人的女人，有股說不出的女性魅力。節目

將近尾聲，當她走過去，用銅罩熄滅燭光時，臀部輕輕搖曳，朱唇半啓半闔，鏡頭越拉越遠，她散發出「性感」的輻射線，不知風靡了多少觀眾，爲她如醉如痴，那份詩情，令人遐想，久久不能成眠。

在她「金曲獎」播出時，發生了不少笑話！有很多女性觀眾，給她寫信，說下個月出嫁了，好喜歡她的帽子，向她討一頂作爲紀念，算是嫁粧。小喬慷慨大方，按址奉寄，并寫上祝福賀詞。

還有一位年老的女性觀眾，長年臥病在床，但從不錯過她的節目。恐自己不久人世，寫信給她，請小喬速來屏東相見，一遂心願，以免死後遺恨終生。小喬真是菩薩心腸，觀音化身，接信後異常感動，抽暇趕到屏東，探望這位多病的婦人。就那麼巧，那麼妙，當這位老婦人見着了小喬，多年病痛，不藥而癒。

另有一位高雄的男性觀眾，寫信向她「威脅」：「妳逗得我們這羣男人，心裏癢癢地，請妳趕快拿掉那頂帽子，露出你的本來面目。因爲我和朋友打賭，我說妳美若天仙。而我的朋友，則說妳是個麻子，以一個月薪餉爲賭注。洪小喬，拜託妳，我家中妻兒老小，靠我薪餉過活。妳千萬不能讓我輸了！下星期，請妳務必不要再戴帽子，讓我贏了這場賭注，否則，我只有跳愛河自殺！一切後果，妳當負責」。小喬接獲那封「哀的美敦書」，啼笑皆非。在節目中，向這位「熱情」爲她以一月生活費打賭的觀眾，提出答覆：「我不如妳說的美若天仙，但也不是您那位打

賭先生說的，是個麻子。您們二位，誰也沒有輸贏。本來我早想拿掉帽子，可是製作單位，堅持我得戴下去。您千萬別爲我而跳愛河，畢竟人生是可愛的」。我想，這件事，可能被洪小喬「擺平」了！

還有一位男性觀眾，更妙，更絕！「我現在向您提出呼籲，內人新婚陪嫁的彩色電視，我已向她表明態度，如果您下星期，還戴帽子，我毫不考慮的，砸破我太太陪嫁的彩色電視機」！小喬讀罷來信，深感事態嚴重，後果堪虞。遂向這位語含「恐嚇」性的觀眾，作了如下答覆：「謝謝您每星期收看我的節目，彩色電視，是夫人陪嫁的紀念品，那能輕易砸破，我爲了不傷害您賢伉儷的情感，決定在下星期同一時間，除去帽子，以我本來面目，向您賢夫婦致無上祝福與敬意」！好了，我們得感謝這位觀眾，以「激將」招術，讓洪小喬自動的除去帽子，以清秀脫俗的花容月貌，出現在螢光幕上。

小喬中英文造詣頗深，尤其國外與大陸鄉土民謠，唱得清脆動聽。一曲「愛之旅」，自彈自唱，更是轟動了歌壇。不久，和該節目製作人，有情人成了眷屬。新婚後，再也很少出現螢光幕上，使人無限懷念。

### 幸運性格影星佟林

人的一生，有幸與不幸。佟林一生，可謂「幸運之神」特別照顧他。由海軍陸戰隊中士，一變而成爲香港邵氏公司的性格紅星。當然，內中也歷盡了無數艱辛，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呵！十多

年前，國兆兄與郭昌儒（現仍服役海軍，爲海光話劇隊、康樂士官長）兄，都是海軍陸戰隊話劇隊隊員，而後話劇隊奉令撤銷，單留歌劇隊和豫劇（河南梆子）。話劇隊隊員，紛紛歸還建制（原單位），昌儒兄託友週旋，暫借調海軍總部話劇隊。而國兆勢必返回原單位，奈因一直服務於康樂單位，對戰鬥單位的一切，均無法適應。無奈何的情況下，晉見了當時陸戰隊司令羅友倫將軍。羅將軍一見國兆，人才一表，遂起愛才之心，保送國兆入陸戰隊後補軍官隊受訓（中士以上可入該隊受訓，期滿畢業，以少尉軍官任用）。

畢業後，國兆遂請調國防部康樂部隊（軍官調職，較士官調職方便容易）服務。適台灣電視公司開播，亟需演劇人才，國兆便成了電視劇演員，當年參加「西藏風雲」、「蘇武牧羊」、「溫暖人間」等劇演出。因國兆體型魁武，儀表出衆，是標準小生人選，頗受台視器重。

李翰祥在台灣創設國聯影業公司，拍攝歷史古裝、宮闈巨片「西施」。國兆擔任臨時演員，拍戲之日，鶴立雞羣，十分搶眼，被李大導一眼看中。從此，國兆兄，在影壇上平步青雲了。

軍官退役，容易來今，由國防部康樂總隊，少尉演員，一躍而成國聯影業公司基本演員，改名——佟林。

國聯解散，佟林追隨李大導，直赴香港邵氏，在邵氏七、八年，以硬裏子演員姿態，拍了三十多部電影。國兆講得一口標準國語，除拍片之外，還爲電影配音。

回想當年在左營，國兆每日伴妻張萍小姐，

夫婦二人，花三元台幣，買兩張海軍中山堂電影入場券，消磨一個下午，小倆口子情話綿綿，享受冷氣一番。如今妻隨夫貴，定居香江，爲國兆產一千金，算算也有十歲了。

五十五年八、九月間，台灣電視公司，製作了超級俠義連續劇「神州英豪」，適國兆香港返台渡假，客串了一角。是時我正在海外，無緣聚首，殊感遺憾！祝福老友，落葉歸根，早日返國定居，也好多一把唔機會。

### 高雄夜花園續紛錄

四十三、四年間，高雄僅有一家歌廳，就是現在的陸軍服務社，是年稱爲「夜花園」。挑大樑的歌星，有：山東曼波高曼麗，空中小鳥劉莉，山地姑娘派娜娜，黑大姐兒楊海萍，秦淮佳人依銘（後被穆萬森殺死於基隆海軍聯誼社），青春偶像藍夢真，自拉自唱白蘭（名歌星小鶯歌小白兔之母親）等。而後又開設了一家「四維歌廳」於大港埔，由夜花園的紅牌趕場，兩家生意俱屬不惡。

高雄百貨公司（現大新百貨公司斜對面，已成台灣省合作金庫）五樓，爲平劇清唱茶座，一杯清茶，可以自由上台清唱一番，有鑼鼓胡琴伴奏，生意相當不壞。該茶座主持人，爲名票林湘英小姐，（後與海軍國劇隊名琴師王銘樞兄結婚），林姊雖係寶島姑娘，但對平劇十分愛好，唱兩口有板有眼。是年銘樞兄二十啣嚙歲，風度翩翩，更拉得一手好胡琴，每天到五樓，爲林姊義務操琴，風雨無阻，從不間斷，深情感動佳人，

贏得芳心，結為夫婦。還有位張麗珠小姐，為燕趙佳人，老生戲有言派（菊朋）韻味，與林湘英攜手合作，五樓茶座，每晚爆滿。張姐後嫁警界朋友，住於岡山。評劇（蹦蹦戲，又稱落子）皇后王淑芬，組班全省公演，聘請張姐担任小生，想不到麗珠的蹦蹦戲唱得比平劇更捧。這些話說來，已是二十多年的舊事，唐伯虎的古畫（話）了。

高曼麗，山東大妞，以山東土腔唱「曼波」，堪稱一絕。「王昭君」一曲，由高姐唱紅。那時二十來歲，正與某君（男歌星，偶而也拍電影）打得火熱，愛得發昏。好景不長，沒多久，分道揚鑣。曼麗一失情場失意，最大致命，喜愛「小白臉」型的男人，以錢「倒貼」，視錢財如糞



電影名星李麗華小姐（左）與本文作者合影，文見本誌138期（八月號）130頁。

土，熱一陣子，便「拜拜再見」！如今已是「知命」之年，當初賺過大錢，而今生活十分潦倒。六十三年間，走了步「桃花」運，結識一位日本老華僑，曼麗對他「吃得死脫」，由該華僑投資，在高雄市開了家帶歌唱表演的餐廳，曇花一現，終於關門大吉。老華僑損失不輕，而後也與高姐「撒油啦啦」了！

楊海萍，黑裏俏，熱情大方，兩個勾魂眼，一只女胆鼻，兩片微翹的櫻唇，充滿了「野」性的味道。追求她的男士，可以用火車裝載，楊姐情有所鍾，最後投入了海軍哥們的懷抱。洗盡鉛華，做了賢妻良母，住於左營眷村，算是得到良好「歸宿」。

劉莉，經常在電台出現，故有「空中小鳥」之稱。北國姑娘，慷慨熱情，平易近人，未開口先含笑，頗得人緣。當年二十出頭，高音唱得不錯，吐字清晰，「台灣好」百聽不厭。一襲旗袍，雍容華貴，傾心男士，多如過江之鯽。劉姐唯一缺憾，鼻子過塌，後經美容隆鼻，整容師技術不精，手術做得不完美，反而更暴露了弱點。一提及此事，劉姐萬分懊喪。後來，便宜了一位陸軍同志，婚後十分幸福。繼續登台，一直到高雄兩家歌廳歇業。

派娜娜，山地姐兒，姿容美艷，體態噴火，屬於「肉彈」型的。當年真是紅遍高雄，因為那時候，

山地小姐唱歌的還不多，一曲「卡門」，聽得觀眾如醉如狂。旗袍又開得好高，露出渾圓雪白大腿，雙手刻意轉動，很有吉卜賽女郎的風味。沒多久，派姐下落不明，好多觀眾為之失魂落魄，一經打聽，已被情郎，金屋藏嬌了！

藍夢真，拿手歌有「蘇州之夜」、「良夜不能留」、「人隔萬重山」。如今這些老歌，很少聽到，令人不勝懷念。藍妹唱歌，富有情感，使人着迷。台上儀態萬千，台下不苟言笑，長得斯斯文文，弱不禁風似的，觀眾們給了她「玉女」的雅號。二十年前的歌星，站在台上唱歌，純粹是真正地在唱歌，沒有現在時下歌星，那麼多的「動作」。記得有次李亞萍在高雄藍寶石歌廳登台，一曲「醒來吧！雷夢娜」，最後一句，突然倒在台上，而轟動一時。六十四年在香港海洋皇宮夜總會，欣賞我們台灣去的紅歌星洪淑美，嚇得我差點得了「心臟」病。洪小姐是台灣正聲廣播電台冠軍歌星，那晚也唱「醒來吧！雷夢娜」，一聲「雷夢娜」轟通的一聲，倒在台上，整個人往前一仆，開叉的旗袍都捲了起來。這時有兩位「熱心」觀眾，將她扶起，繼續再唱。最後一句「雷夢娜」，又是如法炮製。見洪姐膝蓋撞得紅一塊紫一塊，當時心中好生難受！心想，這是何苦呢？經旁邊一位廣東老鄉解釋：「洪小姐一晚得趕唱三、四場子，幾乎每場都得唱這首要命的『雷夢娜』，爲了賺錢，迎合觀眾的胃口，投其所好，才能佔有一席之地，老板才會聘請」。聽完了老廣的一席話，鼻子有點發酸，唉！賺錢，可也真不容易呵！

白蘭，蝴蝶洋裝，身背手風琴，自彈自唱，歌唱水準很高，是最受歡迎的歌星。她的歌喉，具有一種特別吸引的磁力，歌詞旋律，能使觀眾產生共鳴的感受。十多年後，她的兩位千金，小鶯歌，小白兔繼承了她歌唱的衣鉢。如今已是「祖母」了，當年的台上的豐采，彷彿依稀眼前。

### 穆萬森辣手摧花記

依銘，是位最不幸的女人，她原嫁海軍袍澤，因生性不甘寂寞，她的先生，一氣之下，在基隆懸樑自盡。從此，更成了脫韁野馬。先在高雄登台，製造不少桃色紐司，以後又到左營海軍文康社駐唱。與她結「香火緣」的男士，不知凡幾？當年三十不到，二十七、八，正是女人「顛峯」時期。人長得也妖艷冶蕩，一雙桃花眼，還有對深酒渦。她從不穿高跟鞋，經年着綉花鞋，更襯托出她的媚力。台上唱歌，杏眼亂飛，成了「人盡可夫」，廣施雨露的「女菩薩」。細皮白肉，嗲聲嗲氣，任何男人看見了她，都會饒涎欲滴。

憤走夜路，必會見「鬼」！以後南部廟小，容不下這位「女菩薩」，遂到台北市另謀發展。是年，穆萬森涉嫌血案，因罪證不足，宣判無罪釋放，成了台北市「黑」社會的風雲人物。依銘女士，到了台北，乾脆歌也不唱了，到酒家作陪酒女郎。該酒家老板，聘甫自監獄，無罪釋放出來的穆萬森，擔任經理（等於保鏢）。真是「美人」愛「英雄」，依大姐與穆老大，相見恨晚，惺惺相惜，終于質屋同居。初則郎情妾意，恩愛

纏綿。時間一久，依大姐老毛病又犯，（不甘寂寞）經常遠征基隆，海軍聯誼社舞廳，又結識了位年輕英俊的海軍軍官，二人愛得要命。從此，依大姐很少回「家」了！

幾次三番，曉以情意，無奈依銘作馬耳東風，不理不睬。穆老大忍不住這口「怨」氣，遂動殺機。

一日傍晚，穆老大身懷利刃，趕赴基隆海軍聯誼社，適高朋滿座，婆娑起舞。依銘投在英俊情郎懷抱，正跳着迷人旋律的「探戈」。穆老大怒火中燒，一把上前，揪住依銘，讓她同返台北「家」中。

依銘一見穆老大，氣就不打一處來，拆散了情郎的擁抱，更是一肚子的不高興，遂對穆老大惡言相向。認為你又不是我依銘合法的「丈夫」，只不過當初情投意合，住在一起。憑什麼資格，干涉「老娘」行動？潑婦罵街式的難聽話，一古腦的抖了出來。氣得穆老大眼冒金星，火冒三丈，這時聯誼社的樂隊，停止了演奏，燈光也亮了，大伙兒眼前「好戲」就要上演了，胆小的，已先開溜，胆壯的，等着看「精彩」的演出。

穆老大還是緊拉着依銘不放手，說真的，當時他並沒有殺依銘之心，只要依銘和他同回台北，也就算了。不想，依銘見人多勢眾，不依不饒。那位情郎，一看自己心愛人，被一大漢（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，這位小伙子，根本不認識，面前站的是轟動一時的穆萬森）拉住不放，如不還以顏色，顯得太窩囊了。遂擺出「護花」架勢，與穆老大對上了。穆萬森幼年練過武功，擒拿

柔道，甚是了得。那把這小伙子放在眼裏？揮去一掌，小伙子跌了好遠，站定後，準備還擊，穆老大就拔出利刃，上前一刀，小伙子「掛彩」了。

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殺機已起，刀已拔出，無法收回。愛恨交織，一連七刀，依銘慘死刀下。穆萬森窮兇極惡，像殺小雞似的，不慌不忙，擦去刀上血漬，將依銘尸體移至舞台旁，抱拳向當場「觀眾」說道：「各位，我是穆萬森（大伙兒一聽他報了字號，更是傻啦），窺有頭，債有主，我殺死依銘，我會向警方自首，請各位不要攔我去路。剛才得罪各位，讓各位掃興，現在我回台北，各位請繼續跳舞」。說完，又向全場拱拳作揖，揚長而走。

誰還有這個「胆」子，在死尸旁「跳舞」？一哄而散。小伙子負傷到了醫院，依銘遺體經警方驗屍，呈報上案捉拿兇手歸案。

穆萬森返回台北，去找那三位為他辯護無罪的大律師，一一吃了閉門羹。當夜被警方捕獲，押解法院受審。

殺人償命，行刑之日，法官問穆萬森有何遺言？他說：因有關節炎，懇請法官賜他一個海綿墊子。當法警為他放好墊子，他還向該法警，鞠躬致謝。殺人兇手，三槍畢命。

藝壇滄桑，拉雜道來，真有「白頭宮女話天寶」之感！下期漫談國劇中人物，敬請讀者諸公批評指教。

訂 閱 中 外 雜 誌 請 撥  
電 話 七 〇 七 二 四 八 〇